

真情流淌

胸针的爱情

■卢江良

有一个女生,在小学的时候,每天上学的路上,要经过一家百货商店。有一年的初春,她去这家百货商店购物,发现柜内摆放着一枚金色胸针。那枚胸针呈孔雀状,面镶米粒般大小的水晶,金光与银光交相闪烁,异常漂亮。

女生看到那枚胸针的瞬间,就被它的美丽给迷住了。她试探着问售货员,这枚胸针要多少钱?但售货员报出的价格,把她给难住了。在那个时代里,像她这么小的女生,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。

不过,女生没有放弃那枚胸针。她暗暗地发誓,一定要拥有它。她开始省吃俭用,积

蓄每一分零花钱。并且,自从那天起,她每天放学回家,都会进那家百货商店,去看一看那枚心爱的胸针。

进入夏季,就在女生的零花钱积蓄到胸针价格的三分之一时,她惊讶地发现那枚胸针,竟“别”在了一位女教师的胸前。那堂语文课,女生再也无暇听讲,不由得浮想联翩。她想,女教师可能看透了她的心思,特地从那家商店买来了这枚胸针,等到下课一定会把它送给自己。

当然,这一切只是女生的臆想。那位女教师上完课,“别”着那枚胸针离开了。女生失落了一会儿,不禁开始焦虑起来,担心那枚心爱的胸针,已被女教师买走。于是,急不可耐地等到放学,飞似地朝那家

百货商店跑去……

当看到那枚美丽的胸针依然静静地摆放在柜内,女生那颗悬着的心终于缓缓地放了下来。这次,她顾不上很多,央求那位售货员,能不能帮她留着那枚胸针,等她积蓄够了钱来买它?那位售货员被她的天真打动,笑着答应了她的“请求”。

到了那年冬季,期盼了将近一年,看了无数次之后,女生终于积蓄够了钱,如愿拥有了那枚胸针。

时光荏苒,二十多年以后,女生遇到了一位男生。男生看到女生的第一眼,就别无选择地迷恋上了女生,恰如当初女生迷恋那枚胸针一样。可让人深感遗憾的是,跟女生当初的处境相似,男生遇到女生的时

候,除了对文字的才情,几乎一无所有。但是,他怀着女生当初的那般执著……

又过去了十多年。这年冬天,男生整理资料的时候,从卧室书桌的抽屉里,发现了一枚金色的胸针——它呈孔雀状,针面上镶着水晶,每颗米粒大小。这是一枚曾经美丽的胸针,只是由于时光的流逝,现在已不可避免地破损。他拿起它并举着,征询一旁的妻子:“这个还要吗?”

女生侧身循声望过来,目光触及胸针的刹那,迸发出一种无言的眷恋,她急切地冲着男生喊:“要呀,当然要呀。”

“现在谁还戴胸针呀?”男生依然举着那枚胸针。

女生走过来,从男生手里

拿过胸针:“不戴,也要留着。”

“可它都已坏了呀。”男生不解地说。

女生没有直接回答男生的问题,只是将那枚胸针放回了抽屉。随即,动情地讲述了它的来历。

男生静静地听着,心头动了动,又动了动。他欣慰自己当初的选择,娶了眼前这个女生为妻。在相互厮守的这些年里,他已感知了女生对爱的执著,尽管婚后他依旧清贫如初,但她无怨无悔、不离不弃。

关于胸针的故事,讲到这儿快要结束了。但我最后要告诉你,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——因为那枚美丽的胸针,至今还珍藏于我家卧室书桌的抽屉里。

往事如歌

江风吹过来

■孙昌建

江风吹过来,吹动了17岁的青春,那青春像一片孤帆,飘在江面上。

17岁时我插队到钱塘江边。那是一个叫麦岭沙的村子,临江,不过那时这地被改作了“前进”,正如隔壁的小江村被称作“红星”。我所在的13队又叫种子队,队部就在江边。该队农忙时育种种田,剥络麻挑猪粪,农闲时种养茉莉花,当时是属于农副两手抓的。最喜还是雨天,花房姑娘们可挑挑毛线,大叔大妈讲讲荤话,呵呵,这可比现在跳广场舞有意思多了。我则在瓜子壳和扑克牌飞舞时开始背《尼布楚条约》,后来高考时我历史分数要高于语文,大约就跟江风吹过来有点关系。这里冬天的风太像一把刀子,而夏天的烈日不一会儿就把茉莉花朵晒焉了。我摘花永远也摘不过女知青,没办法,从此留下深深的自卑。

说我曾是一名花农,这是没错的。后来我唱崔健的《花房姑娘》,脑子里总会闪过那塘路上的一片茉莉花,白色的星星点点,像那个岁月里的小温馨。特别是冬天,一走进大棚,千万别说一片馨香,实际上那可以说是腐臭一片,因为花棚是外冷内热的,那个气味出不了很难闻的。我们的农活之一就是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花松土施肥。这在老农民看来是极轻松的活,但于我来说,总还是会时不时直起腰来远眺钱塘江,并且思忖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:做农民还是去高考,这真是个问题!

江风吹过来,吹动了21岁的青春,那青春仍像一片孤帆,飘在江面上。

21岁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袁浦中学当老师,仍是临江,这大概是遵循从哪来到哪里去的“原则”。本来我背《尼布楚条约》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谁知条约背多了就让我暂时成了一名历史老师。每天我要从黄沙这个地方下公交车走到当时位于白茅湖的校园里,学校的位置大约就在老沙村。袁浦、黄沙、白茅湖、老沙……这些地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,又一次回到钱塘江边了。

一个多月后我生了一场大病,准确地说我被查出了有病,然后在家里狠狠地休息了两个月,看了《宇宙》《地球》《海洋》等科普读本,好像心胸一下子被打开了的样子。“复出”后我开始住校任教,于是每天晚饭之后,必定跟两位老教师散步到江边,一路闲扯人生,形散神不散,直到江水滔滔,彼此默不作声,静静地发上一回呆。那时的江水很清,有点像我内心。现在留有印象的是,江边常有部队在训练游泳,也真是苦煞了一批北方旱鸭子;也有农民在挑灯捕鳊苗,那星星点点煞是壮观;更多的时候是寂寥空旷,尤其是冬瘦枯季,今天想来真如宋画一般……

就这样江风吹过来,吹过来吹过去,一共吹了我12年,那等于是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,直到我33岁时离开江边去了西湖边工作。那个时候我家还住在今天的之江开发区内,每天上下班也一定会路过六和塔、九溪、珊瑚沙等地。后来家搬到城西之后,我也还常常回到江边,看对岸房子生长,看行船渐渐少去,会有不少感慨,尽在江中流淌。是啊,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写了不少字也走了不少路,但始终有一条钱塘江流在我的胸中,它有时澎湃有时平静,有时阴暗有时灿烂。有时我被它打来抛去摔成碎沫,有时我又将它拥入怀中枕它而眠,或是无梦任漂流,或是一梦到大海。

情景交融

长兴的色彩

■陈博君

每到一处,我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抚摸当地的色彩。这种色彩,也许像一层独特的肤色,铺洒在目之所及的角角落落;又或似无形却又异常真实的能量,浸透在每个地方的血脉之中。

那么长兴的色彩又是怎样的呢?提及这个扼守于浙江北大门,位居浙苏皖三省和沪、杭、宁、苏、锡等长三角大都市中心的通衢之地,我脑海里首先映射出来的,每每总是黑色。因为关于煤矿的记忆,在我的印象中实在是太深刻了。

随着时光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,如今,赫赫有名的长广煤矿早已关停,但煤山镇这个带有浓重色彩的地名,仍然将对长兴的印象滞留在了黑色的记忆之中。很多早已悄然发生的变化,也总是要待到身临其境之后,才有真切的体悟。

当我重新踏上阔别已久的长兴,来到曾经因煤炭而享誉全国的煤山镇时,竟一丁点儿也找不到那镌刻在记忆深处的黑黝黝的厚重色彩了,还是我们双眼可以摄取到的,还是心灵能够抚摸到的,都是那漫山遍野、无边无际、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。高达80%的森林覆盖率,早已将昔日的矿山重新染成了一片绿色的汪洋。

长兴的绿色,染遍的当然不只是煤山镇。随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指导思想在浙江的确立和生动实践,绿色就像一个美丽的精灵,飞遍浙江的山山水水,为浙江的新农村建设镶上了一道清新的标识;而整个长兴,无疑就是“绿水青山”的杰出典范,到处可见的葱茏青山、清澈绿水,还有遍布城乡的成荫绿树,无不让人沉浸在绿色的遐想之中。

但是,假如你以为长兴的色彩,仅仅只是无边的绿色,那又大错特错了。

在图影湿地的山水之中,我在漫天的绿色中欣喜地捕捉到了一抹又一抹耀眼的金黄。田野里、土路边,金黄的波斯菊在迎风烂漫着,那么自由奔放、满怀希望。突突作响的机器轰鸣声,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荡漾的大片菜地,地里的油菜花虽然早已不见了那铺天盖地的灿黄,但饱满的菜籽荚又焕发出另一种沉稳的暗黄,仿佛向世人宣告着一份丰收的喜悦。远处的花田中,一尊尊稻草编织的硕大动物,仿佛在田野中奔走撒欢,浑身漫射着饱吸了阳光和山水灵气的迷人光泽。

在大唐贡茶院的漫山翠竹中,一座气势恢弘的仿唐建筑巍然挺立。作为来自西湖龙井茶产地的杭州人,我一直认为由嫩芽炒制的明前西湖龙井,便是天下第一的绿茶了。在大唐贡茶院重温了中国茶文化历史后,我方才明白,早在一千多年前,茶圣陆羽就已作出了“阳崖阴林,紫者上,绿者次,笋者上,芽者次”的生动描述。陪同我们的该县文联主席如数家珍地介绍说,产于长兴的紫笋茶,便是陆羽所描述的“紫者、笋者”,其茶芽细嫩,色泽带紫,其形如笋,自唐代起就一直被列为皇家贡茶。原来,在长兴的满目绿色中,还蕴藏着如此独特的紫色!

在槐坎乡温塘村,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,身着戎装的女讲解员,为我们讲述了新四军在苏浙皖边地区艰苦抗战的光辉历史,这红色的记忆如延绵的夏雨,瞬间洗涤了我们的心灵。

啊,如今长兴,已不是那座黑黝黝的煤城了,而是一座绿色之城,更是一座彩色之城。



九寨芦苇滩

赵华佳 摄

笔随心动

■陈利生

乡村的夏天是从蝉鸣声中开始的,知了是夏天的信使。先是在河边的那棵大树上,发出嘶嘶的鸣叫。几阵山风过后,知了的叫声就变得势如雷雨,纷纷扬扬,一阵紧似一阵,这时,夏天就真正来到了。

天气越来越热。满坡的麻雀却撒开欢儿,一拨一拨地扑向麦田,啄那饱满鼓胀得要跳出壳的麦粒儿。

傍晚,就有一朵火烧云在西天边燃烧,于是天和地便成了橘红色。晚风吹来,广阔的田野顷刻间涌动起千层麦浪。我想,这才是夏天里生命的颜色。

夏日里最让人心动的色彩,莫过于那些青春蓬勃的蔬菜:青菜,碧青碧青;番茄、黄瓜,鲜嫩水灵;苦瓜,在篱笆上子孙满堂。这样的日子,如朝阳似露珠,安宁,圆润,纯净,而又亮丽。

青青绿绿的蔬菜也是有良心的呀!浇水、间苗、打药、施肥,多洒下一分汗水,蔬菜们就多还你一分翠绿,夜晚的餐桌上就多一道色、香、味。在农人眼里,那整整齐齐、油绿诗意的庄稼永远都是自己的亲

性情中人

■王珍

进了小区的门,一方大石头上书一个红红的字,一直以为是“缘”,直到有一天妈妈说“绿”。此后,我一直在嘀咕,究竟是绿还是缘?

其实,不管是绿还是缘,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字,因为它们和我的家有关。

第一次看见它是在三年前,因为同在FM104.5“相约女作家”栏目做嘉宾,和一鸣走近。

有一个春天,一鸣邀请我们一伙人到她家去玩。坐在她家的玻璃幕墙旁望出去,青青的山,绿绿的草,一树一树的花开。

这个叫绿野春天的小区,我认定,是仙境!但看到环境好的居所我除了羡慕,不敢枉自多情。高

乡村的夏天

这不,菜园里的父亲,一脸孩子似的满足,看着水灵灵的蔬菜,就好像看着恋人的眼睛,那般地深情。

麦浪滚滚,是庄稼的海洋在大地流淌。明晃晃的阳光照在金黄的麦田上,有点耀眼。这时的风,张扬着夏日的猛烈和热辣。放眼向麦田望去,几个农人正弯腰挥镰割麦。眼看日头到了中天,晌午了,地头上来提篮的女人们,脚步匆匆,声音却柔得似水:“他爹,吃饭哩!”于是,地头,男人就着鲜黄焦脆的烧饼,喝着爽口的啤酒,眼望着专心割麦的女人,心底有无限的柔情涌起,浑身的酸麻便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割完麦,田里只剩下一地麦茬,明晃晃地亮在那儿。喧闹之后,麦田进入一种寂静的宁静。这时的田野,有一种空旷和落寞的美。

麦子收割归仓了,油菜籽也收回来了,那时候村子上空弥漫着新麦和菜油的馨香。接着,便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忙又开始了。

天空是晴朗而深邃的。田野里的青蛙进行着大合奏,嘈杂的蛙鸣声洒满了乡

村的夜晚,有的青蛙竟然跳到了农家的门前屋后,恨不能进入农家的厅堂进行演唱。而此时,屋檐下、院子里,蟋蟀和蝈蝈们,早就展开了歌喉。

于是,村人搬了竹凳躺椅,找个风口,聚在一起纳凉。就着天上的星星或月亮,大人摇着蒲扇打开了话匣子,一旁的小孩立即竖起了耳朵——上辈人的传奇经历,村史演绎,或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。

在每一个村,似乎都有一两位知识渊博的老先生,他们不教书,只做农活,却满腹经纶,闲时手不释卷。夏夜纳凉讲故事,他们自然是主角。老先生一开讲便口若悬河,上下五千年如数家珍,让四邻皆惊。听乡下人聊天,总是那么有趣,总是那么过瘾。那些原汁原味、散落在乡邻间的故事,听起来是那样的纯粹、真切而形象。

是啊,村庄是生长故事和歌谣的地方。村庄在它的歌谣里,苍老着,也永远在生长着。村头那棵与村庄一样苍老的皂角树下,曾流过多少好光阴啊。谁说时光一走不留痕呢,只是那些时光的刻痕早已镌刻在村人的心里。

红鸣赐我一份绿缘

高的房价就是个绝缘体啊。而真正让我心动的,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,和红鸣在QQ上的一次对话:

“珍,你晒得到太阳吗?我正在满屋的阳光中上网。”

“我家住七楼,上班在十楼,且都是朝南的,无论上班还是在家都晒得到太阳。倒是我那最爱阳光的妈妈,长年住在照不到阳光的一楼。揪心啊!”

“那还不赶紧到我们这儿来买房?”

“我倒想啊。但没有钱,我哪敢高攀买房这样的珠穆朗玛峰!”

红鸣和人聊天,不是那种有口无心的敷衍,寒暄,在知道了我的心思之后,她很上心,隔三差五就来告诉我有关房价和她家周边

在售二手房的信息。这些信息,时常是有图有真相,她会热心地用手机拍了照片传给我。

我开始勤快地向绿野春天跑去,从觉得离城市中心很遥远,到还好,到很方便,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地方去多了,熟悉了,慢慢就不会觉得那么远了;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交通在不断地改善,家门口一路公交就可以抵达市区。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红鸣在,她还给我介绍了安娜,我还在那儿知道朋友田红也住在这里。

每次跑来绿野看房子,都会在红鸣家喝茶、吃饭,绝对比售楼处和中介更热情。红鸣要是不在,就上安娜家吃饭,去田红家喝咖啡,浓浓的亲情啊。

这个地方由陌生变得亲切

了。特别是妈妈来看过后,说了一句话:这个地方看过了,其他地方都不用了。

一锤定音。我就心念地记挂着这个地方。那时,有一个画面一直来回播放:红鸣戴着草帽,冒着酷暑、冒着风寒帮着察看,为的是我相中的房子能不能晒到太阳,上午下午,日照时间……她仔细地拍了照片,并有文字记录、描述。那会儿,我觉得红鸣就是我的太阳。

2015年1月3日,我们(爸爸妈妈我和他)终于如愿搬进了绿野春天的新房子。沐浴着清新的绿,沐浴着明媚的阳光,沐浴着温暖的友情。

给妈妈一个有阳光的屋子,这是我以前不敢做的梦啊!红鸣告诉我,梦想还是要有,万一实

现了呢!

妈妈开心地说,住在这里,外面的农家乐也不想去,因为家里的环境就是呀。

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,像我这么笨的人居然傻人有傻福,还能捡个大便宜。因为买这里的房子,根本不需要钱!只要把原来闹市区住着的50平方米旧房卖掉,来支付这里近150平方米的购房款就可,且还有盈余。对我而言,绿野春天是房价低到尘埃里开出一朵花。

有一天,我指着那块石头上的红字问保安,这上边写的究竟是绿还是缘?估计这样的问题他是第一次听到,所以愣了愣说,不知道啊,就当是又绿又缘吧。

这个回答虽然简单粗暴,但觉得很合我意。我有这份绿缘,最该感恩的是红鸣。